红梅香飘云天外

——歌剧《江姐》50年常演常新的台前幕后

■危立平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在《红梅赞》的旋律中，江姐就像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一样，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光彩夺目，让人们收获了感动、坚定了信仰、凝聚了力量。

一曲《红梅赞》传唱五十载，一部红色经典影响几代人。歌剧《江姐》一代代创演人员凭着精湛的技艺和大胆的创新，创造了这朵50多年常开不败的艺苑传奇。

千锤百炼的艺术精品

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文艺作品才能有生命力。

1962年，年轻的共和国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民心士气亟待振奋。原空政文工团创作员阎肃从当时风行全国的小说《红岩》中得到灵感，决定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姐为主线创作一部歌剧，反映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革命气节。

那是新婚后第一次探亲休假，阎肃趴在炕桌上奋笔疾书，文思泉涌，将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理想，面对屠刀不后退、面对酷刑不折腰的故事娓娓道来，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一气呵成。虽然剧本初稿只写了18天，但谱曲、排演、修改、加工却用了整整两年。

“几度墨汁干，木凳欲坐穿。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创人员一起入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亲属和战友座谈，为精心打磨歌剧《江姐》剧本积累了丰富素材。

为了创作《江姐》的主题曲，阎肃几易其稿，最终以昂扬激越的笔调，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红梅赞》。在阎肃笔下，那株红梅一改孤芳自赏、浅吟低唱的审美视角，在人们眼前铺展开一幅傲雪怒放、万梅报春的生动写意，描绘出千万人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和向往。

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是由羊鸣、姜春阳、金砂负责完成的。他们三人最初加班加点完成的音乐作品，拿到会上讨论，没想到被全部否定。于是，几位作曲家又到上海、浙江等地采风，向地方戏曲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从中汲取精华和养料。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方言的抑扬顿挫和表现乡土风情的韵律结合起来，化民族音乐于人物刻画之中，一遍又一遍地试唱、修改，再试唱、再加工，直到连食堂的大师傅，听着排练厅传来的歌声，一边和着面，一边被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下大伙儿才觉得行了。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整部剧作词精美又富有韵味，曲调悠扬又充满力量，演员的表演丝丝入扣，观众的心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演员和观众的情感交融在一起，演出一炮打响。到1965年10月，歌剧《江姐》一年时间里在全国巡演257场。《红梅赞》《绣红旗》《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五洲人民齐欢笑》……一曲曲广为流传的歌剧选段，使江姐这位英雄人物成为百姓家喻户晓、钦佩爱戴的偶像。

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

历史奔涌向前，记忆被不断刷新，然而一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剧目却永远不会老去，反而青春勃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歌剧《江姐》依然在中华文艺的百花园中香飘万里。这是因为歌剧《江姐》蕴含着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丰富隽永的艺术魅力、无私无我的人文情怀，始终散发着温暖与光华。

2007年国庆期间，歌剧《江姐》经过第五次复排后，作为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的首台剧目重新与观众见面，这朵艺苑芳菲再度绽放光彩。穿越时空，舞台上的“江姐”依旧神采奕奕，场下一样掌声如雷，台上台下一样泪光相映、歌声相和。

崭新的艺术理念，赋予歌剧《江姐》全新的时代内涵。新版歌剧《江姐》在保持原剧精髓和风貌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时代烙印偏重的对白，更加注重还原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坚贞气节的英雄形象，对革命者内心世界的艺术刻画更加细腻传神。

崭新的演员阵容，赋予歌剧《江姐》靓丽的青春光彩。新版歌剧《江姐》中的主要角色多由“80后”演员担纲，对一些抒情唱段的处理上更加细腻、自然、生活化，塑造了江姐永远年轻的形象。

可以说，歌剧《江姐》每一次复排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时代印记，把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用艺术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断提升了这部民族歌剧的艺术价值。正因为有了这种与时代同行的常演常新，让歌剧《江姐》超越了一般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给人们带来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熏陶和心灵洗礼。

2012年，该剧创演5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纪念演出。空军以歌剧《江姐》入选“国家优秀保留剧目”为契机，开启了大范围的基层巡演。和50多年前一样，歌剧《江姐》所到之处，立刻掀起“红色旋风”。每到一处，媒体广泛报道、社会持续关注，让人们再次领略了这部红色经典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永放光芒的红岩精神

红梅绽放，几度芳华。歌剧《江姐》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光芒、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歌剧史上印刻下一处鲜明标记。它早已超越了一部剧作本身，成为延续艺术薪火、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歌剧《江姐》虽然经历5次复排，但一条红线始终不变，那就是红岩精神。剧中通过对以江姐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的刻画，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红岩群英的铮铮铁骨，艺术地再现了先烈们为革命事业进行的不屈斗争，把革命先烈的故事谱写为一曲不朽的赞歌、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人需要信仰，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也是《江姐》这部歌剧50多年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江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精心培育这朵艺苑芳菲，就是要让红岩精神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土壤，一代代传承下去。他们不仅写《江姐》、唱《江姐》、演《江姐》，更努力做江姐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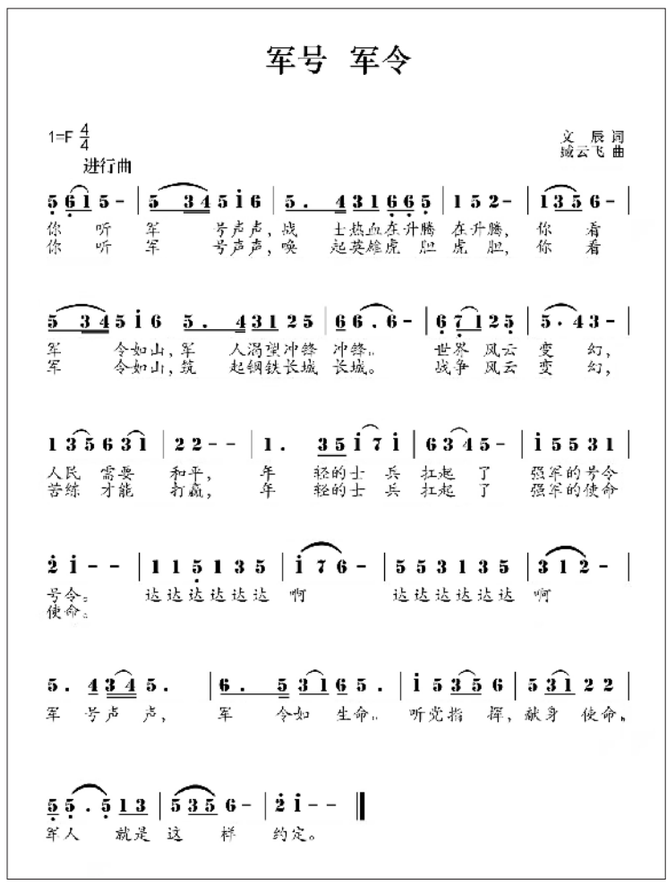
为了让江姐这个艺术形象更加有血有肉，阎肃曾专门到重庆渣滓洞体验坐牢的滋味。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双手反铐住，戴上沉重的脚镣，一天三顿饭只吃几口用木桶装的菜糊糊。为了体验上大刑，他还真的坐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他感觉两条腿的筋都快要崩断了……正是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从他笔下流出的是饱含爱憎、浸透血泪的文字，一个铁骨铮铮的江姐形象跃然纸上，立在了舞台上。

红梅香飘云天外。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傲雪凌霜的红梅是坚贞不屈的象征。在歌剧《江姐》中，它成为革命者高洁品格的化身。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红梅赞》以优美的旋律、深情的咏唱，讴歌了江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她的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给人以信心、胆识和力量，让人由衷钦佩、敬仰不已。身着蓝布旗袍、红色毛衣、洁白围巾，一身浩然正气的江姐早已定格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形象化宣示。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革命年代，无数像江姐这样的仁人志士，正是凭借坚定的信仰，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与未来。当我们缅怀和追思革命先烈，沐浴着他们灿若云霞般的信仰光芒，更要自觉接受他们的精神洗礼，传承他们的精神财富，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嘉陵江畔傲雪梅，一曲丹心献青春。”信仰的力量总能跨越时空。以歌剧《江姐》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如同烛照心灵的灯火，鼓舞着我们以信仰的力量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进。

新作推介



拉歌记忆

■党永高

津津乐道

表弟要去参军，全家总动员去送行。走近民兵训练场，忽闻一阵歌声由远及近，竖起耳朵细听，是《过得硬的连队》。

“过得硬的连队，过得硬的兵，过得硬的思想红彤彤……”这首《过得硬的连队》是军营经久不衰的“流行歌曲”，我们入伍时唱，退伍时也唱。很多当过兵的人对这首歌的记忆可能会伴随一生。

很多军歌有一股浑厚之美，与血气方刚的军人一样，热情而豪放。它不像抒情歌曲般柔美，也没有摇滚音乐的狂野，被当兵的人演绎出来，甚至会变得毫无“艺术感”。战士们唱歌有时候几乎听不出曲调，纯粹是在“吼”。一个个涨得满脸通红，一首歌“吼”下来，往往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军人唱军歌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激励斗志、鼓舞士气。部队但凡有集体活动，就免不了要唱军歌。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拉歌。

拉歌一般是在大型集会前，各单位集合到一起，依建制整齐划一地列队。这时，总会有某个“爱挑事儿”的领队率先站起来，走到队伍前，用不标准的手势指挥本部官兵“吼”上一首军歌。

他们唱罢，若是其他单位领队反应较快，会立马回敬一首不同的军歌；若是稍有停顿，他们一般会拿紧挨着的“近邻”挑战，拉歌活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东风吹，战鼓擂，我们唱了该谁唱？”刚刚指挥合唱的领队扯开大嗓门问。

“二营，来一个，二营，来一个……”官兵齐声高喊，一声接一声，伴有很强的节奏感，反倒比他们唱歌时动听了许多。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拉歌在一呼一应中进入高潮。对方“火力太猛”、势不可挡，二营官兵终不敌对方的“强力攻势”，败下阵来。领队乖乖地站到队列前面，同样用不标准的手势指挥本部官兵“吼”上一首军歌。

不等二营官兵唱罢，刚刚起头拉歌的领队就又吼起来：“二营唱得好不好？”

“好！”官兵一呼百应，音量震天。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官兵有节奏地拍打着双手，往往是三下一小拍、五下一大拍，来回反复三至五次。不得不佩服军人的手劲儿，拍打声整齐而有力，连天上的云朵都跟着晃了几晃。

这边如此热闹，其他营连也不甘寂寞。在二营唱歌的同时，一营领队嗖地站出来，指挥本部官兵齐唱与二营同一首军歌。双方一前一后，不比谁的音色好听，也不比曲调是否准确，单比谁的音量更大些。双方唱出了二重唱的节奏，官兵一个个使出吃奶的力气“吼”着，胸脯夸张地跌宕起伏。

唱罢，二营官兵实在是累了，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休息。一营官兵却兴奋起来，他们把目标瞄准一直低调的炮营：“拉大锯，扯大锯，炮营怎么不唱戏？”

“让我唱，我就唱，我的面子往哪放！要我唱，偏不唱！你能把我怎么样？”炮营领队站了起来，带领本部官兵齐声抗议。

一营领队不等炮营官兵反应过来，便举起双手来回一扫，一营官兵又一轮“轰炸”开始：“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等得好难受；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再不唱我就走！”

炮营被一营一连串的口号“拿下”，领队使出指挥炮弹发射的手势指挥唱歌。也许是长期受炮弹发射巨大声响的影响，炮营官兵唱起军歌来声音也更加洪亮，无人再敢与之搭唱。

随着一声哨音，刚才还歌声鼎沸的操场，瞬间沉寂下来。“全体起立！”指挥员下达口令，官兵齐刷刷地呈立正姿势，拉歌活动就此结束。这时，指挥员往往还要指挥大家共同合唱一首军歌。

离开部队多年，再听这首熟悉的《过得硬的连队》，耳边又响起了那句经典的拉歌词：“某营兄弟别灰心，某营兄弟别丧气。拉歌拉的是精神，拉歌拉的是友谊。胜败输赢别在意，拉出感情是第一！”

阅图

练

■摄影 张 弛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合成团战士在雪地进行战术训练的场景。拍摄者利用低角度，大光圈、高速连拍记录下战士们奋力前进的画面。数九寒冬，正是练兵好时节。官兵不畏严寒、刻苦训练，目光如炬、虎虎生威，令观者肃然起敬。

（邱 濠）

迷彩芳华

大漠沙如雪

■张洪瑜

从小我就爱读唐诗，特别是边塞军旅诗。那一首首激励人心的战斗诗篇，常常让我心驰神往，思绪也跟着飞往金戈铁马的古战场。

李贺的《马诗》是我尤为喜爱的边塞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看那连绵起伏的燕山山岭上，一弯明月当空，平沙万里，在月光下像是铺了一层皑皑霜雪。何时能给骏马披上黄金辔头，让我在秋日辽阔的疆场驰骋？《马诗》表面是咏马、赞马，实际是抒发诗人热切期盼自己能建功沙场的抱负。读着这首诗，我对大漠边疆也萌生了一种向往。

15年前，我应征入伍时，曾认真地对武装部长说：“我想到大漠守边关。”

他微笑着问：“别人都想去好地方，你咋想去大漠？”

“我想建功边关，也想看看大漠的沙是不是像雪。”

部长拍拍我的脑瓜，笑着说：“今年没有去北疆方向的兵，不过可以去南疆，那里同样有边关。”后来，军列把我拉到了云南大理。

今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奔赴内蒙古某地执行演训任务。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兴奋。在经历了多天的远程机动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就像刚从壳里探出头来的蜗牛一样，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然而，没几天，我内心深处那份对大漠的美好幻想就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击溃了。

初入大漠，很多人都表现出不适应。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一丝风也没有，中午帐篷里的空气仿佛一把火就能点燃。战车在烈日暴晒下，车内温度令人燥热不安。战友们在车内练习瞄准、装填、协同，衣服都已湿透，座椅全是汗渍，车内的小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每次从车内出来，虽然外面烈日当头，但大伙都说“好凉快”。

有人说，要是来阵风就好了，可风来了，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不是风，而是沙尘暴。黄沙滚滚，遮天蔽日，空旷的大漠，让人完全无处藏身，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一般疼。脖颈、袖口、裤腿，黄沙飕飕地往里窜，我们的鼻腔、口腔、牙齿都能感觉到沙子。为了防止被风吹散，大伙三五成群抱在一起蹲下身子，用衣帽捂住口鼻。待风暴退去，我们已经跟黄沙融为一体了。

亲身体验大漠，我没有见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奇景，也没有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联想到的却是“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艰苦。

每日紧张训练，时间过得飞快，大漠的气温逐渐转凉。一天晚上，我起身走出营帐，圆月当空，不远处哨兵的枪刺在月光下寒光闪闪，空气中飘荡着丝丝薄雾。我突然发现，月光下的茫茫黄沙仿佛披上了一层晶莹的轻纱，这不就是诗人笔下的“皑皑霜雪”吗？

这次大漠演训，给我的人生留下宝贵的印记。部队回撤后，我将一本边塞诗集带在身边，每当我怀想大漠时就会捧读它。

放眼历史的天空，大漠自古以来就不是诗人轻松写意的地方。那平沙万里的背后，是一代代戍边卫士挥洒的青春与热血。透过这一首首慷慨激越的诗篇，我体会到了风骨凛然的民族精魄。

武警广西总队新兵团利用训练间隙组织新兵开展多种因地制宜的文化活动，帮助新兵缓解训练压力，提升训练效果。图为战士们在进行花式“保龄球”比赛。 **果志远**摄